



黄复彩老师出版了散文集《云在青天》，我在朋友圈里读到消息，跟帖祝贺，立即想买一本来读。因为我始终以复彩老师为师，时刻肃然而敬。但看见黄老师自己说这本书将是他的最后一本，似乎以后要专心致志养老，不再以文字折磨自己，我就奢望着直接向黄老师讨要签名本了，目的就是要看见黄老师的签字为证。我猜测这是黄老师的权宜之计，将后一定还会出版更多更深邃的著作。黄老师自己说了，“散文，毕竟是老年的艺术。”我这样想，自己都能感觉自己目光的狡诈。当然黄老师肯定也能感觉到，我追随黄老师数十年，性情早已暴露无遗，没什么秘密。黄老师就说，书送你，你赶紧写作业。阅读一本需要写作业的书，就既不宜快读，也不宜泛读，必须榨出苦暗的胆汁来或可有所领悟。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月的拖延期。只不过这

一次阅读的语境恰巧逢着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泛滥，人间正在苦海里渡劫，2020年的春天是被苦难封锁的春天，世间比我苦暗的胆汁还要苦暗。宅在家里阅读黄复彩老师。文字里的黄老师四出访友，四处向佛，情系苍生，心怀往古。一个实实在在的老年人写着实实在在的文字，心里安安静静静愿望这人世之间幸福而美好。我除了感动于黄老师的“脚勤”而游历，更感动于黄老师的“手勤”而书写，最为感动的还是黄老师心之所善，对于亲人故交一往情深，而其叙述始终细腻温婉，质朴而稳重，言语情绪都被黄老师掌握在平和的基调上。这样的散文，于山可以无花，于水可以无澜，确确实实已臻于佛光普照之境。但正月里天气多雨，窗外的光阴都在暗处，更在痛处。而封城闭户的日子，我道听途说的可没什么好消息。这对我专注的阅读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破坏。我每次拿起黄老师的《云在青天》都会念念阿弥陀佛，大抵还是心有他系。每读完一篇自会合上书本迅速拿起手机刷屏看当下的疫情世界，我还是口中念念，阿弥陀佛。隔一会，我眼睛就不自觉发胀，又会扔掉手机轻轻拿起黄老师的散文集，让自己进入到另一处遥远的世界，希望自己可以

与青天互文

——黄复彩老师散文集《云在青天》读后

吴忌

由此向佛而生。

似乎有所领悟。眼下无疑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而我们何去何从。我倒是在刷屏苦难的疫情之后，转身就躲进了复彩老师的文字世界；而众生何以遁世。但其实，复彩老师的文字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遗憾的世界。不然何以有佛，不然我们何以向佛。当黄老师在以往的工作之余，现在的退休之后，他时不时就要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离开久居的喧闹城市，离开处身其中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往郊外乡村，走往田畴山林，寻访亲朋故旧，寻访佛法与古刹。这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吗，还就是同一个世界的镜像异色而已。黄老师如此跨界是否也是某种对其处世现实的回避，或者希图由此更深入地更激进地面对与寻找着什么。恍惚之间，我心存困惑，需要黄老师进一步的指点。而安静的文字尤须反复阅读。

掩卷而思，我倒是想起两段故事。1980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家里十分贫苦，因为我母亲罹患风湿已经丧失了参加生产队劳动的资格，家里收入全靠父亲挣工分，借钱度日在所难免。好不容易等到我大学毕业拿工资了，以为生活会慢慢好起来。但1984年冬天我堂叔偷偷告诉我，说我父亲天天跑庙，在某庙一次性捐资660元，事迹被刻在石碑上，叫我去看。我非常诧异，那数目刚好是我一年的工资。质问父

亲，父亲却说，他需要这样，这是他的事情。我恍惚明白，劳碌之后的父亲需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而现实里的物质生活再怎么改善都不能安抚他苦难的心灵——我在阅读复彩老师散文的时候，就经常想到父亲暮年那般礼佛的虔诚。

后来我开始热衷写作，那段时间经常往《安庆日报》编辑部跑，希望得到指点。想来有趣，有时候我拿着一篇稿子呈给天鸿老师看，他就教导我，文学应当高于生活，散文必须写出思想，你这一篇明显提炼不够。我过一会儿出门又去复彩老师那里，复彩老师看了我的习作又说，你要知道“周末版”的文章是给谁读的，你把文章写得太文学，生活的滋味就可能不足。我就隐隐约约知道，应该写怎样的文章以及怎样写文章了。

怀念这些旧事，籍此表达感激。正如我在新冠疫情泛滥于世的语境里竟日阅读《云在青天》，不可能不将当下的世情与复彩老师的文字世界重合到同一纬度里，而这正好使我感悟到了“存在以及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又如“云在青天水在瓶”的互文，高远而敞开的大世界与眼皮之下狭隘而闭锁的小世界同样都是可以透彻的光明的世界啊，其有形与无形，固态与变幻，一切也都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当然，心是本心，世界则是一个向善的世界。

静闻书香 慢享时光

王琴

春日午后，我走进市中心的商场，一楼、二楼、三楼……越往上走越是安静，到了四楼，已经是一片静谧，辗转一圈也没有看到门牌，只发现一扇开着的门。循着门进去后，映入眼帘的是站满书架的新书，再往里走，葱郁的绿植与极具巧思的插花，在书店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悠然独特的气质。我在一张放着插花的桌子前，坐下来，摊开一本书，闻得到的墨香，摩挲到的纸张质感，静观自己身处的阅读空间——摆放整齐的崭新书籍，捧着书沉浸其中的人，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

这样美好的感觉，上一次经历，还是几年前在扬州游玩的时候。那个下午，我和好友漫步在扬州古老的大街小巷中，不知不觉走到了清瘦的皮市街。街边，有一个叫“边城”的书店，听说店老板喜欢作家沈从文，他觉得边城有那种边缘、放逐，而又自得其乐的感觉，所以将自己的书店取名“边城”。走进进去，斗室之中，到处是书，大桌小桌之外，有一张台案，是许多精装书支起来的。室内，

古书页灯在古籍中闪烁着别有韵味的光芒。

华灯初上，出了书店，我们聊起年少时读书的光阴。她说，自己小时候是个书虫，做饭的时候，一边在锅下烧火，一边看书，火烧忘了是常事，为此，没少挨姥姥的批评。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常常摊着一本书，一边吃一边看，所以早早就成了“四只眼”。我说，幼时家贫买不起“闲书”，都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所以走也读，站也读，躺也读，印象最深的是高三时借到《平凡的世界》，厚厚的一大本，在那么高强度的学习时间里，竟然不到一天一夜赶着看完了。又说起大学时的读书往事，都是美好的。没课的冬日午后，会早早地从图书馆借了喜欢的书，将被子抱到阳台上吸饱了阳光，然后去澡堂泡个澡，回来后便躲到充满阳光味道的被子里，看上一个下午的闲书。

回顾记忆里的读书时光，真是特别美好。工作以后，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读书就成了生活里特别奢侈的事情。

女儿要上小学了，发现她沉湎于动画片，我才意识到自己该给她树立一个好榜样。于是在给女儿挑选绘本时，自己也挑上几本喜欢的书。慢慢地，家里的场景就变得温馨起来。很多个夜晚，女儿窝在沙发里，翻她的绘本，我坐在一旁，泡着脚，翻着我的闲书，互不打扰。偶尔，我们也交流一下彼此书中的人物，说到开心处，我看她的绘本，她翻我的闲书，她嚷着我的书字太多，我说她的书字太少，彼此“嫌弃”。再后来，女儿开始看“大块头”书，尽管是囫圇吞枣式的，但她也有模有样地与我讨论林黛玉、李逵等人物。不过是两年左右的光阴，女儿房间的书架上已经摆满了书。于是，我又在客厅的电视机旁布置了一个360度转动书架，电视机下也是一排排的书架。书籍触手可及的好处，就是来个“葛优躺”也可以够得着书。如今，小女儿已一周岁多，这样的场景常常在家中上演：姐姐坐在沙发上看书，妹妹赖在姐姐旁边，拽着书角，不停地嚷嚷：“姐姐，看！”

姐姐看也不看她，随手递给她一本书，小不点便咯咯地笑着拿起书翻书去了，尽管一字不识，眼睛却也盯着书，嘴里还念念有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如今的信息化社会，手机与平板电脑让我们轻易地就能获得大量的阅读资源，但我一直觉得，真实触摸到的纸质阅读来得更有质感和温度，因而也更喜欢纸质阅读。闲暇的周末下午，慵懒的冬日午后，细雨淅沥的深夜……静室内，一个闲人，一盏清茗，一段古曲，一册好书，惬意至心，醉于光阴，忘了尘世，这就是“于闹市而修心，借阅读而偷闲”吧！

（作者系一名警务人员）

